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五目錄

柳宗元七

柳宗元七

與楊誨之再説車敦勉用和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

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

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於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槱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决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

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説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内

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悋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

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

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傅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絶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

而内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武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污雜囂譁尚可恭其體

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恭寛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

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

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

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

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

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

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

而釣奇苟求之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

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

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

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今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臾之已則決起奮怒棹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鈞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

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覿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

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務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

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挫折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

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

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盖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葢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以爲蒲梢駃騠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

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麤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

深自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於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翫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

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果若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

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為得

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

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顔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并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

不暇熟又挐挐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

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大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

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茍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僕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茍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

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
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
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
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
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
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
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

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懐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

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

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
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若將致僕
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嗚呼
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汨沒至今
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
延孔子之光燭於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
於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伥伥於下列呫呫於末位偃仰驕
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
然也榖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葢舉知

揚善聖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而屈已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於人者耳若乃名

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元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

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𦍒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荅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必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

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
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爲
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
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
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
此其古人賢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
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
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
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

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

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趦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

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師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以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

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爲師書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貺以高文開其知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邱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

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

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顧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

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醎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醎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旣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茍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茍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滞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儗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諱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令而去吾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

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

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判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於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一有難守而墜千仞之

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

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

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

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

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

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

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

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

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

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閤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沈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秪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

宣宗元惶恐再拜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六目錄

柳宗元八

上湖南李中丞千廈食啟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柳宗元八

賀皇太子牋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忭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踊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皇太子牋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溫文光三善之名繼照協重離之慶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莫不欣戴況某夙蒙期奬職在藩方懽抃之誠倍萬恒品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啟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於幼年是以遘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閒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逡巡

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
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
今鴛鷺充朝而獨于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
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
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
𢧵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
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蹋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
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忽厥心又不可
爲也若愼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

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踊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踊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挾文朋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東燕石而履元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秖取誚耳曷子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

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胥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兹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

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相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頫

首絶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閤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得是何收采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閤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閤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已者已故曰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閤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閤下以鯤鱗之

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之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

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

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罃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啟

宗元啟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業一作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

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啟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啟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其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閤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媿一作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補萬分之一雖

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浮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采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嚴尊一作戰越交深謹啟

上楊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啟

宗元啟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闌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檀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廌仍四錮視日請命進退違

背思欲一日伏在於一作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覽觀焉幸甚幸甚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一作殯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

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啟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啟

宗元啟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宏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篲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帚之詞致之烟霄分絕流

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
於埳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
幽鬱之志若覩清明换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
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遥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
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
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

宗元啟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
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

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閤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懼一作惶灼謹啟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啟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士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徉布濩遂無留滯是閤下之勳力宜著於萬

世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闡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踊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啟

宗元啟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

長專用候謁伏蒙敘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
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胥漢盆高泥塵永
棄瞻仰遼絶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
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
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吹之能猶希效用謹獻
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
瀆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啟

宗元啟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怍悼懼交動

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
周慎一自得罪八年於今兢愧形影追咎無既自以終身
沈廢無蹤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窔奧者忽仰
睎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
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
心神致之門下祗候嚴命伏惟收撫奬勵以成其終謹獻
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啟

宗元啟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

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閤下以文章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内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啟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

之絕妙以極其詞令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之為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伏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纂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疏蕪之累恐期廢事尤所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允欲獻文啟

宗元啟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

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
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踊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
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
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
戀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賀裴桂州啟

宗元啟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忭慶罔極某聞揚
名以顯孔聖於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
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

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恆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疊石琴薦一右件琴薦躬往采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元蹤人文合宫徵之深國器専瑚璉之重藝深攖醳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謡足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沈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效彌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宏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忭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沈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

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櫝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宏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慺慺荒懇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恵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卒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

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閤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啟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某啟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於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必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宏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捧讀流涕以懼以悲屛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

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啟

某啟當州員外司馬李㓜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奉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屐於

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𤅢欷晝詠宵興願爲厮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啟起居輕瀆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

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伏
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
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
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淸議自任
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
者域聯壞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
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
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
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淸風若在

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啟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啟

某啟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為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去留後擅樹兇徒搆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己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强暴以寧師人旣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

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啟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啟

某啟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幷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

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仁義齊正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懽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所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澹奉啟陳謝下情輕黷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啓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則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一作往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適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

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匹爲貪淩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徼以當惡歲而無廪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於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謹啟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凡士之當顯寵貴處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

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鰓頓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

閤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内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媿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

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啟